



旅軒集

~ 16
2367
3

共十三



和
號 2367
卷 7-3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與鄭君燮八

別來半月懷已作鬱想聞居巖齋學况珍佳彼此規為豈
間相追同處之日緣有區區筆硯之役不得開晤成穗別
後追憶殊覺耿耿作恨賢左右忠信之質有餘而涵養問
學之功未積是以性情之發多不中節而應接之間或不
適宜此不可不歸咎於鍊做不着實伏願加意也此豈但
賢兄之所患哉鄙人亦坐此患故略知其然矣拙蹤返寓
之後日就卜居之旁以剪荆裁松為事前日所事之事以
居處不宜又未有相助之友不得卒業可歎且以是月晦



方輿先生文集卷之四
間徃省仁星間先壠其還當在開月中旬後雙轡遠訪之
約可以此時能果否挈累之徃時未之決焉當者此後勢
而相報知也

相遇而留至兩旬餘日不為不久我有瘡患君燮困於疴
魔汝燮以吾兩人之疾見撓三人皆可謂有患曾不知同
處之樂別來追想黯悵倍常即日未審汝燮困行其終不
免而君燮苦證不為加減耶某來路幸免他艱瘡處亦無
別傷豈非僉念篤至使然也數日後挈家累姑還善山以
為過冬之計耳若或賊變起於冬內則必當百計謀聚一
處以同終始也只祝善為調攝要以安身體平心氣為第
一留意之地也每窈念之汝燮醇厚之質君燮篤實之志

求之古人亦不易得顧我庸才晚學曾之強輔晚得吾兩
契深蒙信愛既篤且勤庶幾自此夾輔同進所以相望於
桑榆之境者自不淺矣而但惜其君燮苦被疾恙之纏困
又此遭時艱市雖有大有為之志者不得不為撓於所值
以見阻礙於進步地頭寧不大可憤哉雖然所患者皆是
自外至者爾君子猶患夫在我者之不盡其力不以自外
至者為加損於性分也更須執心愈確厲操益堅在惡迫
之時而益自從容值艱虞之日而益自貞固豈非相愛之
望乎其惟怨亮此言皆布情露悃之辭若以俗人聞之則
其能不為所譏笑乎更望照心

窈驗之人情所苦者思人不見待人不至其最也有一於

是在所不堪况二苦焉兼之乎相愛而不能同處其思之苦則勢固然也至或其間有相訪之約而又緣有障碍不能如其約焉則彼此每致相待之苦者例有之以此益知人間事其始約也固不可輕既約也又不可違者是吾儕所當致意也某前月之往計於心者久矣既面約之又簡以申之其在人事必無相違之理而乃復有慮外之覺障自前月中旬後右足內踝生毒瘡治又失宜至二十餘日然後濃潰抵今瘡根作穴瘡口爛痛雖能始步門庭遠動則難矣緣此又違其期僉兄必相遠度而怨宥想老姊之望日苦一日念之愈不忍也大槩鄙人所以計是行者拜見老姊又當見諸君子又當召集知舊懇討于友蘭齋中

又當勢數三同志尋晦齋書院曰訪其林溪古跡又當偕轡遊觀東海之洋則一行中所自期者誠多且侈矣豈鄙人平生分薄加之以亂離中厄運未盡消過故數箇好事亦非賤分所當得便致此魔梗者也賤疾如右冬內能往似不可必也又審時勢前頭之變或不可測如復有奔流之勢一女息在焉尤不便於所往欲得人成配則往與行事或便焉此事必須以冬內圖之緣此或不得有他出入若然則左右其未可來此暫相同處耶但冬亦餘日無多雖得相聚恐不能如意也聞貴馬死失去其馬於亂離之日其濟人之功幾何而且既與之同艱難矣聞其死豈無矜念况又左右無代步想遠近出入必艱欲以在此驢馬

中一牽致于此便而來便既持牛以兼牽為難故未果送耳送來糧物及魚當用之於是月之薦敬領之也古人之奉親於先必待仁人之粟吾兄之賜非其粟乎弘錫已赴醴郡近日當來此相見仍奉老親之其任所云矣就中極有未安者左右每於簡面加以不稱之稱前既累陳其不敢當之意而尚未蒙許改深恠其不相信也左右以鄙人姑白為遜辭而辭之者非其情也耶若然則是不相知也何其使人為罪益重為恥益深也某晚生偏荒質且魯鈍棄半世於習俗之中晚自覺悟又遭亂離而荒失志業今雖拾得殘篇爛簡於灰燼之餘而白首紛如終未有自得之地常自以不得逢先知先覺之人獲聞其萬一為平生

痛歎况敢受人之稱我以年德俱邁之流耶但得與有質有志如左右者倘相同處其為開發切磨之益則彼此豈無其效而各緣拘掣恒抱其相思相待之苦焉良可歎也噫吾人事業際天地極宇宙其為窮大也如何而其本則此心而已日月愈邁充拓無期常自浩歎奈何古人所謂老大徒傷悲者此也前日見始讀心經未知所得如何也謹復

新春將至何以奉祝區區者所願孝友天性歲以益篤使人無間能如閔子之行則同志之幸如何哉然此事雖出於天分其所以講明之者則學問而已果能講明乎此而有以默會其理用滋益其天分之本然則其用之廣可勝

言我先聖所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者此也吁在今世非
尊左右昆季何以有此祝哉此乃曰賢昆季左右之能事
復勗推擴於廣及之用者耳

相思日切不得不待之苦矣而猶慮貴富中諸兒迭痛者
終為染患以致吾左右遠出之魔障茲見評書果如所慮
深嘆鬱懷之久不能開也第認積善陽明陰兒所畏染勢
不熾已何熄靖此所大慰者也某實荷勤念獲全庸拙但
晚暮之境雖似有乍覺悟者舊習纏繞未有以快脫每自
獨省歎疚轉甚益嘆強輔之乏少不得以相振發也雖有
如吾賢兄之苦意向上一同處之日恒少奈何奈何晦問之
枉深所忻企惟以夏務方劇必不免帶及之難閑茲不敢

望其必臨也餘悉別紙只祝萬重不宣謹復

別紙示喻固始學者之通患此由用功未熟學不見成故
然耳夫其用功之方矯治之法則實具於孔曾思孟之訓
而宋之諸先生又發明推示之既備矣其在心經附註中
者益是親切賢兄不以其法而自試之耶大抵此事不可
以一歲月間而望其效也又非乍作乍輟若存若亡者之
所能為也必其讀書以窮其理力行以進其德者無時不
用其功無地或懈其念日以積之乃盡其月月以積之乃
盡其歲歲以積之必盡吾生然後先賢所謂豁然貫通之
境充實光大之域果此心此身之所可至到而前聖後賢
誠不我欺爾如其不然而姑息用功滅裂為學者看過一冊

子有或窺想其髣髴則便自以為吾已有所見矣用意一
歲月暫或認取其氣象則便自以為吾已有所得矣其所
謂有見者果能的確而所謂有得者果能常久而此淺陋
者所嘗躬驗故敢以告之若言賢兄則資質之美志意之
篤固非其比也然而講明之功既未積焉克養之力又未
深焉故氣質之當變化者猶未有變化也俗習之所漸染
者猶未盡脫去也此所以不免有來喻之患者耳賢兄之
所篤行者人固難及之賢兄之所已明者亦非不高矣然
此而止焉者非區區所望於賢兄也此某所以每用奉勸
之者姑徐不惡底人事要取幽靜之處杜門讀書積以歲
月如上所云者誠以為賢兄愛其資質之美也愛其志尚

之高也夫固易去者歲月難成者學問不自勉於當有為
之時節雖傷悲於老大何益哉且夫自憤於不能脫去舊
病自歎於不能追及古人而有以痛其愆尤悔吝之積者
乃是此心之好消息而振奮勇革之大機會也然但自憤
歎之而已痛傷之而已則又無以去其可憤可痛者耳若
覺其病之不去即用力於去其病之方又覺其事之差失
即用力於改其失之道今日改一事之失明日治一病之
存改之而至於無可改治之而至於無可治然後所憤者
日去所痛者月消終至於無可憤無可痛者矣若不從事
於自力自治之地而只將愆尤悔吝之事橫着心上繫滯
胸中日夜煎鬱寤寐傷憤則果成心恙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矣不但無益於進就而已也營造之後只慮其不計時勢且或妨於本業故初敢言之今既垂成則又何追歎焉書院復之事雖以允士所當盡心况左右其為分義又非他人比也何言可辭之哉但冒寒監董彈慮辦集之際身心所傷則不可謂必無矣奉慮焉者又豈淺哉且撫安僕隸之事亦無非道理所在其於左右事同一家既詳其家勢又察於左右統御之道或失其宜故前書果累及之耳大槩忠義之性雖曰愚夫同得又豈可一一望之於僕隸之徒乎為家長者只當不失其大綱毋察其小過而雖或橫逆者間作亦不可專責其在下而顧吾所以御之者無乃失其道乎以是自省則亦豈非進德之地乎金壽之

還賤寓無緊使喚而貴所多事務故只欲通彼此而一之耳無乃過疑之耶來示既切姑令留供樵牧也且某既自虧功於曩昔未有實得於今日其何能有發於左右也只荷相信之太過相愛之最篤其在區區之義不可曰我不能焉而不以所聞者仰悉於左右故輒此有叩必應承問即復非敢曰益之也聊自盡吾誠焉耳自顧膚淺進益無期雖有見其見不的或似粗得隨得旋失今日不別前日今年只似去年鬚髮已白歲月無及每自慨歎而已且顧四十年浪費光陰馳騁覓索者即今息之皆非實地竊思從今立脚實做真功庶不復虛過方來之歲月而傍無彊輔其何以有濟每歎閱人已多未見有同志而共事者

以此思賢兄益切而不得同處於此時以蒙相助之益此豈非區區者不幸哉庸陋衰病者不足言切為賢兄惜之也來書不言所讀之書殊為無聊以寧靜寬和為養心持身之本而又必察於義理之精以謙恭忠信為待人接物之道而又不失正直之守此從前奉祝於賢兄者也未知記念否

頃者相遇相從非不多日而未值寧靜之地不做從容之晤別後意思益令人悵惘迨極耿耿茲又蒙遠伴相問極感厚義且審奉喪主侍老姊俱底迪順尤所慰謝又荷念及賤寓難備時薦之需辦寄種種此政仁人之賜用以為薦豈不自愜於心哉第念當此村家劇務之日至於遠賀

海產而輸致之此固未安而况所遺不止於薦需我朋友相資故人所篤此義何敢辭焉但須稱其有而資之量其力而濟之要以相盡其心而已然後與之者不傷於惠而受之者得保其恥也若徒執其資之之誠而不度其資之之道強其力之所不能而以必濟為心非其財之所得有而以必施為意則受之者固傷於義而施之者亦不害於理耶此鄙人於前日每以君子愛人以德之說奉告於左右者也且鄙性懶弱公性剛堅懶弱者每受屈於人剛堅者必能伸於人故鄙人之於厚惠雖嘗辭之而每不獲焉左右之於鄙人必終其惠而不自止焉至使傷惠之咎每歸於左右喪恥之恥常積於鄙人傷惠猶是咎之輕者也

喪恥豈非恥之深者乎而况朋友之所相資者豈衣食之謂乎所謂切偲也忠告也輔仁也麗澤也者乃非相資之大道乎若或有飢餓不能自存寒凍無以自保者則情固不得不相恤勢固不得不相救然只使之不至於飢餓凍寒而已可也如或過此而必使之飽煖充足然後已焉則其所以資之者反以害之也其所以愛之者反以陷之也惟其所當相勉者固窮守道之義所當相輔者進學成德之業耳此非吾儕之所當勗者乎此義也吾朋友中所不可不講而且迫於今日鄙躬之所自恥者不得不縷縷焉履則留之但恐履朋友所賜之履其於一舉足之間或動於非禮之地則忝負我良友者大矣此以豫戒焉此牛則

送還已不能農有牛何用且馬又生雛驢尚未死三獸之牧一僮難堪若加一牛只以病一寓耳望須善飼之他日相從於寂寞之濱以耕以騎則無不可矣且審來示有悔往前之過失百體解弛頓無興味至欲棄人世超物外則是左右徒有能悔之心而不知改過之道人非聖智誰能無過過而能悔即當圖所以改之者乃終至於無過之道也若但熬熬煎煎徒傷恨於既往之失而不有以修積將來之善則必成心恙心恙一成則舉失措是左顛右錯將不勝其悔而終未能得蹈夫無過之地耳可不哀哉可不懼哉凡所以動而多失於應接之間者功之積於靜者未能平實學之得於心者不能充大故也願加意於進學當

德之功則此患自甯當去矣此鄙人之已病而竊得其治
病之方故敢悉賤見于左右焉此月之內固進省老姊魚
懋喪主仍叙左右者前計也而前月間又不能無出入一
身多在動躁之中未完之精神或有受傷處故復思一兩
月靜攝心氣茲不免強停當俟夏末即行是計耳

仲秋一別阻至入冬為思固已苦矣獲承遠書賜以專伴
乃蒙銘記賤諱之辰腆惠各種真需區區感激烏得不深
某頃於秋夕後即往仁同移步姊女仍留連彼處以候清
旆或見聚以成同遊伽伽之約矣竟不遂望來還是寓今
數日耳老姊會見之切前既面懇渾寓之望方且日極而
來示乃復以開春為退期又不知來春復有何障也三姊

皆衰老若不及此時變之小間為之一聚則後期難保某
必成以此自切區區之情也而茲又成此差池無乃賢左
右之於此一事獨少其為人謀之忠耶此亦某與賢兄實
有兄弟之義故敢以此歸恨于左右耳是旬之九日乃長
姊生辰今欲以奉鼓相聚之願復以仰煩而懼左右之以
為勞窘焉茲不敢請矣新寓之下姑已粗得其寂曠之地
而今秋殆未及結茅又慮時事之難定姑欲過是冬於仁
同之松村既葺治所寄之舍當以此二十日間求舡挈眷
順流赴彼耳耦耕之教誠所樂聞亦何望其必入手乎且
龍奴之逃不勝慮甚此奴而又逃左右之有失於御家之
道今可以益驗矣失奴事雖小失德事不其大乎每以此

言竊負相愛之忱而不見信蓋亦相愛者之所深愧也切
願留念焉且聞臨臯院宇之移卜既定于吉地不勝喜賀
此郡中諸丈諸益尚賢衛道之誠耳豈踈遠賤末者所得
與其盛舉者哉若其區區慰悅之私則乃自為之不淺矣
第聞左右為其移排有司云然否近見徐行甫言及左右
而曰其或為鄉校書院中有司等事最為進學之妨云此
誠愛左右之言也今不須歷言其所妨而左右當自認其
為害之深矣未知見察否且近日讀得何書變得何病也
承數日來快活之示不勝慰豁更願克繼其功毋失此箇
好意思至禱至禱伏惟心照謹復
每見示喻能有進邁不已之教雖以衰病之漢亦覺有自

礪處耳為慰豈可言形然一以煩擾為嫌而必欲斷人事
專吾靜則其所以以此自必者又是病痛所生處也只望
隨時省己隨地養德雖有事而不為事所撓則此心之靜
恒自若爾蓋天地間無時非道無事非理要常順以應之
者為吾事也然此病鄙人亦自有之而不能醫者耳既自
憫焉故敢以報于賢兒也

答吳山書院

寄在異境不得與於僉執事之間者已為吾院中之罪人
罰宜及之而反蒙福酒之遺感愧交並僉眷不敢仰辭獲
與隣友共酌一醉第無言可酬只祝僉史欽想清風之餘
各自淬礪以興密邇之思又謀齊力一心重建古院之制

而已

與張斯舉光翰二

得書殊慰阻戀第認有下割刺痛之患不為無慮須能慎於難慎之地以俟其病根之自去也且悉欲就舊基舊基亦非相遠也固亦不可終棄其地又乃節已往已有終歸之本矣我何得以挽止哉然今所聚寓之地既名之以族閭其所以族名其閭者意則深矣而今若各散于欲歸之地而斯舉往黃耒乃度往明山慶遇往宗基則所謂族閭者空矣族閭之老則我也其老者既自無狀又頗不肖未有以安其族類故同寓者不得其所焉思各散處也此責誰可任乎非其中有牛馬之齒者當之乎深愧深愧既然

則何以責召福之仲順不來聚岐村之士順不來聚磻渚之正甫不來聚况又責夫乃貞乃亮之不來耶欲言之其言甚長殊不以寸紙可悉只俟相見而悉之也門中迎壻一時皆舉而不能相助甚愧且恨文舉議定佳即深喜壻山之樵斫百餘條去痛甚方思所以處之也幸須僉共留念如何有知之人能謹之則無知者自當畏戢而不能見有於黨中未死之前先壠為禿山是誰咎我實惟不肖者之罪也自痛而已姑此以復惠來酒魚藥烏藥膽感感烏已炙喫膽亦近當誠服也

承得迂新平安書人間萬福莫最平安二字為賀此外何加所謂平安者心平身平家平族平也心與身與家與族

既得其平則安在其中矣只願更求其所以平者反諸身而篤之在我者既篤其親愛敦睦之本在彼者雖或有不猶之境我自無愧我心常平其孰有撓吾之平哉此老夫之深望也如見仲順亦以吾言告之須相與講得平之一字也伏念吾先世當初一身之時其寧有分彼分此者乎此即平之本也枝分而有不平致各身各家之不安焉嗚呼是誰咎哉願與之思其本之本平也不勝閭閻之憤敢此漫及

答南山族閭

僮還承受各書而奉悉矣大槩舉閭平保此可慰也但昨者聞過行仁同路者見境上聚人集丁曳致巨材閭之則

書堂之後去不知某村之人輸不及時須犯農惡之日而始為之也然節既晚矣則且當置而停之以待農歇亦何不可而至乃輸督不已致此未安之見聞也每為諸君面諭之又簡戒之者非再非三我亦非以速成為樂也故恐欲速生擾致令當初好舉措畢竟為聚怨貽譏之地也而諸君不相察焉乃有此擾未安未安諸君以為此時何等時也所謂時者非但謂農時也諸君其不知人情耶不知世變耶不知時勢耶所謂人情世變者非止謂一鄉一邑舉四方皆然也諸君不曉吾意此不是小慮也願相議即停其後以待時也今以此意為札亦通於行初但不及通之於正甫須即相通議停幸甚敢此委懇

答臨臬書院二

積阻瞻戀之極忽奉僉賜盛帖仰認貴院之新廟已成奉
先之祭已卜吉日區區亦不勝喜賀第惟委遣秀才有所
下詢此豈昏陋所得知也只以賤蹤亦嘗出入院門僉既
遠與之相議顧雖庸鄙豈敢自外于僉眷之下哉但示問
無目不知所謂周旋節次者以何曲折為可疑歟姑擬李
秀才之言而料之位版亂後未造今自此奉安畫像而造
設位版自當為一時之事似不須別其祭也未知僉意以
為如何告文之述又豈拙手能之然既承僉命欲畧草以
稟而又未知當初移安之際既告以其由耶曾既告其由
焉今則只當述其新廟已成新版已造奉以安之之意而

已曾如未告其由則今當畧陳其意此非隔地徑思而可
了其首末故不敢草稟唯在僉尊詳其終始而順述用之
耳只祝式禮惟儀文教益梓

獲奉惠書就認僉履雅福感慰俱切某老病轉加昏憤而
已示問影子摹寫館事似須致告而其儀則畧依五禮儀
告事由節目何如摹時必須院儒常在其所舒卷必謹不
可付諸工人以致褻慢摹後則即當奉藏不須再告

答鼎山書院院長書

來友權君溱與之舊也相見豈勝蘇到因奉尊惠盛書仰
認尊履家食佳裕瞻慰無已貴鄉書院定祀寧即承垂示
仍悉此友之詳言不暇他議先賀盛舉之時興也其間論

議之異同曲折豈曾識昏陋所得以知者哉此友歷質于兩所而來已有定聞某不須贅論第以謬問並及不敢無報畧以淺見奉告此友渠還想亦一經聽焉大槩學宮尊崇之事一惟先賢道德之為尚耳道德尊隆有如退溪先生則後學尊奉之義豈拘於地界之彼此哉且聞貴院當初議祀之日先生既嘗前後往復有所論定云此先生之於貴鄉有大教焉非尤宗仰之親切者乎宗祀之定既得大賢則其餘數君子或配享或別祠以鄉賢各惟其義之所安爾不知高見及僉議如何

答姓弟文舉鳳翰

連見生負連承情簡足當一番晤開感幸如何况此慎字

演說辭意並重當留閱之餘屬之楔中以為傳守各省之地果能姓中諸人佩服此說其一字足全一姓足傳百世豈不與古人忍字之守同其功哉深感深感老躬以間間騷擾不穩於攝疾出卧江齋恨不得同席過晝同枕經宵馳想而已惟冀慎保是冬春開即相遇耶

與盧甥豐基二

新春之祝惟是老親康寧之慶而已此外不問他事邇來君之政聲數入於僻居之耳僻居之慰此外復何事可以加乎然舒放之中必常有收束之意然後當防末稍之患其如嚴家政肅衙門廡內入等事不可不尤致意焉此皆君之能事不須煩道再三而至此反覆不已者所望於君

者非尋常例也姑此以告

老親之行作於寒節險程固為之慮焉審姑係之似計之得矣但同處之樂當近而遠遠此不能無悵懸也只願公私凡百更加慎勤也且今則在府已久事務已皆成緒則不須致撓心神更宜於居官之中須有進學之功程應務之際須有拔俗之意趣不但辦備書冊而又須讀而味之不但讀而味之而又要體而行之能有涵養時節焉能有省察地頭焉凡所以發於心行於身施於事者一一揆諸義理而無所乖焉則豈非老拙之望哉世之人古在困苦中無不有檢收謹慎之意及夫宦業稍成資藉漸饒則必有自多自大自足之心不肯屈已於厲志上進之事嘗是

也豈不可哀哉若既委之於下流無復望則已矣如君美質恐或畢竟不能成就而止焉則不為可惜之深耶且君今已入晚境顧觀一生所過者多矣身外之物凡百何關切須加意向進於真事業者此其時也懲我庸頑到老徒慨故為君言及而畧布之此相愛相重之悃禱須留意諒察也

答李判官茂伯

潤雨

前夏尊行發程之日某適在先世壠所迫於過時之祭未及奉拜于路畔既抱深悵南北渺然常馳遙想而已忽荷塞外之翰遠寄於料望之外披閱慰釋豈止三日倒札之相感者哉就認館舍閑靜書冊可伴因公巡歷縱觀融結

既自以酬四方之志為慰焉則其隨遇而安處因而亨有以增益于動忍之餘預可卜矣豈非所以差強知舊之意者哉弟審塞氣作矣厲寒遍地雖愷拂之德必有神明之相慎忠自衛之方亦豈可忽乎切祝千萬珍攝開春歸省之計果如來示奉接奇勝之聞當不在此時耶區區衰敗之狀可相認而知不須奉喻

答鄭亦顏四勿二

尋常中每念我左右有好資質常與此中諸友稱道之不己茲荷惠喻珍重篇幅皆慷慨之意此豈九人所可及者哉如果有志不須遠求末世難得之師友只有一部論語乃大聖設教作人之模範惟左右能從事於是書而能味

乎世人所不能味之至味則鄙人所以請字以亦顏者果非表德之例謂也但未知賜加意否

逢別以來耿耿一心向左右自不敢忘焉忽承惠紙辭意典重若相有不相棄者實惟區區之慰也吾人恒患在不能力立其志耳志苟一立何大業之不可做何遠程之不可至哉大槩好才質易得而向實學最難切願左右之能自奮勇毋坐俗儒之恒患則豈非相知者之喜慰哉兩燮日興之相同如能協助共鍊則彼此之益為如何也冬中一枉之示銘跂以俟耳謹祝珍重

答金孝徵二

今見貴胤秀才兼承珍札如獲晤叙清儀慰感如何某昔

疾雖似減歇耄敗既甚晝夜委席莫自收拾遣示碣文姑
謹留矣須俟病間欲覩先大人行跡耳若誌文豈荒甚精
盡者所得措手哉難副孝望預切悚恨鄉賢諸墓皆行展
謁豈非斯文之慰哉鄉約事留念既已過半然事機莫重
不可委諸府儒必須明立科條喻以不可不從之意又須
亟出都副二長使之擔當舉行不是為要耶若兩賢不預
院享事賤料亦嘗以為不可知者也然本府先輩未必無
當時所見不敢輕議當俟後日晤詳

夏間縣齋作別竟為迫阻之苦迄今追想豈勝倍悵即承
惠詢如接雅眷慰感如何某昔疾似不如昔而衰敗之勢
日覺轉甚一生事業已無可為矣別紙之喻亦用別紙畧

陳菴意伏望恕鑑大緊貽阻已曠願晤之事自非一二而
距遠不易懸想而已且審下教中言及先誌悚甚悚甚此
非自外之致實緣盛望之副固不可率爾焉前來碣文冊
子迨未奉還者殊有意也而即今思之則精散神耗之人
不可有言於人事上敢出耄言不免妄失之謂此尤老人
之深戒今亦不敢輕諾其有以恕諒耶示喻耄䟽即欲騰
寫以呈而便忙未果良恨䟽中果有移別廟近 太廟一
款者非以別廟為當然之舉也其不可 追崇之義則乃
是天地古今之常經也而當初雖有舉國之爭終不得回
天本朝既上 崇號仍設別廟至於 奏請皇朝則
皇朝隨許之謬命方到在今之勢則已定之 崇號不可

還降已設之別廟不可遷撤而自 上又以為未足焉方
擬 祔 太廟入楹室則此又失禮中之十分地頭故老
料以為所定別廟之儀則今不可復論其非禮而今日所
望者只是 主上之失不歸於十分地頭故假設就近之
語以寬 主上之至情者也而聞有時論之嗷嗷奈何奈
何此非筆頭所悉只待早晚晤罷耳

答新溪書院諸生別紙

獲審前後曲折則既與前所聞於彼邊者殊異在今賤料
豈的其應變之宜哉第思之三邑士林之舉似非吾黨從
容商確之為焉彼中豈無覺悟者哉貴鄉處置只合待彼
再思而從容應之無乃為宜乎彼或執其前見一向作梗
則其或有不獲已之別舉措耶僉須守常分以待如何老
料如此故敢以此意說與兩君耳

與徐樂齋二

每於就訪之日即蒙情愛篤至欲慰曠阻之懷則必設一
場觴詠之事賜開心款此固相好之常情第緣賤行有忙
勢曾不得少留軒屏之下以發蘊而積疑有所未質鬱懷
有所未摠別後便覺惆悵如失茲數夜來益不勝耿耿某
路間少有遲滯之故今朝始抵松村耳便思兩日船上之
話初非所約而遂成勝會此誠此時不易之聚合也然偶
爾而成既過則泯然其跡可也向者諸友要以為勝跡至
欲屬之金秀才汝謹各成一錄頒諸在船之人此無乃為

造物翁所忌而且致吾儕乍小追悔底機係耶敢此委仵
奉喻也然所懼者煩褻之跡耳如其要相記取以為後日
相念之資者則又不可已也呂聖遇之序文及尊兄出字
押一章可以見寄耶切仰
方欲奉致新正之賀無便未果忽承專人賜問仰認德履
超勝深慰且審巡相將過高軒兼欲致見賤狀此豈庸分
所宜得者哉感悚不已某亦慕悅相公之德義其有素矣
豈不以獲接清範一聽英論為自幸哉第以賤躬數日來
苦患寒疾方以杜戶出汗為事茲未得以仰副珍重之招
伏枕馳思殊覺未安也聞窓下寒梅方欲拆玉賤疾若愈
即當就訪是計

答昇山士友別紙

豐岳舊齋乃先聖王所留念也而昇山乃豐岳之移卜
則今之昇山即古之豐岳也豐山一縣百世不忘之思當
在於是矣西厓實唱道其紹述之義則其功又不可忘焉
况西厓德行又可為世範乎縣儒之必欲致誠宜矣然此
固一縣諸友之志也而似不可不通定于一州公論也未
知已通而咸可之乎時勢早晚亦不可不參酌為之也敢
曰謬詢仰布淺料

答川谷書院別紙

淺料亦以為允書院之作皆出於鄉儒邑士之自為而非
有所稟達於朝家者也朝廷之賜額亦皆就其已成而章

美之乃所以勸獎其尚賢自修之意耳非所以作為國學
拘之以朝家之法者也不然則九重修之舉置長之式享
祀之儀其得以儒生士子而擅之乎當初崇祀之賢既不
稟定於朝廷則隨後配從之入亦不必關稟然後為之也
但一時之議或出於常道之外而有所不可得以測度者
則安知 朝廷之上亦有如新安城主之意同焉乎今乃
授舉事體以為執言之旨或因此而有意外之譴不可謂
必無也况吾新安自經村妖之變以來至今在革降停廢
之中而為指目之地則雪上加霜之慮尤不可不謹焉且
以既入還出為言則其在尊崇之義已不為未安乎然此
鄙料也不是過慮者乎伏願僉加商量如何如是則復將

此事勢飛通于道內姑傳而待時其或可乎

答由晉甫二

數日前已聞賢侍被赴 京之 命茲奉來書其傳果爾
矣凡人一小出入莫非數焉况萬里之行乎想吾左右知
守堅定有何絲毫之動哉仍料得忠信素積必賴神相之
休豈可以慮外之艱為慮哉第未認發行之前或可歸辭
于家廟耶若爾則須圖奉別是計回便示及幸甚

僕頃往善寓患病留攝昨暮還江齋回邑人之自京來者
並受惠書及兒書就悉 國恤後九息其中有自 上慎
終極誠之語益不勝慰感區區之至正即參在執事之中
夙夜勤苦遙可想矣敢願公退之際倍加自攝定望寔望

僕老敗雖甚義難頓伏不動切擬往伸私痛於闕下而
運身極艱其得遂計不可必也適有府下人之往敢此草
報

答問目

答鄭君燮

問古禮則士踰月而葬今則大夫士皆三月而葬不知
從何者而可也時事多艱又居邊境切擬從權速窆何
如

踰月之葬雖古有其文三月之葬既定于家禮而至今通
行則惟當遵守之可也但時事之難定固不可不慮古亦
有赴葬之說赴葬者未及葬月而速葬之謂也然則古人

白笠白帶乃即今國喪之服也出入時只當服國喪
之服不可以私喪之服易之也

再稟

家禮虞卒哭祭後朝夕上食之時則別無禮式奠獻之
禮依卒哭之節目耶抑從未葬前上食之規乎

朝夕上食只用單爵似宜虞卒哭乃喪中重祭豈朝夕所
得以比哉

葬後期大功者飲酒食肉云然則飲酒食肉而哭泣於
喪側心似未安非徒未安哀恐未至也

期大功者雖已飲酒食肉若祭則當哭豈必斷酒肉然
後隨而哭哉

吊禮只曰主人拜賓而禮又云五服未盡者為位而拜
踊故今以服次序立受而拜之不審何如
五服未盡者既在喪次則序立受吊但與賓接辭則喪主
為之耳且五服者又不必皆與然後受吊也

答金孝徵

問家禮正至朔望註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
之右少前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於主婦之左少前云
云然則主人主婦之位正當堂中而祠堂圖則諸父諸
兄位於主人之左少前諸母姑嫂位於主婦之右少前
云不但與註疏之說相反如小生家諸父諸兄甚眾皆
位於主人之上則主人之位當在末端似非禮文本意

將依註說為叙否

恐註中序次為正

主人位於堂中則諸父諸兄之少前者宜矣諸弟之於
主人諸妹之於主婦似當為一行而其所少退者何歟
恐諸弟諸妹之少退者所以尊主人主婦也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云寒岡先生長兄無子而死先
生為攝主問當攝此禮否退溪先生答以既為攝主當
攝此禮云云然則支子不得行此禮否中門之外展謁
之禮雖支子豈不可為乎

主人晨謁則支子當從之若無主人支子恐不得開門也
祠堂章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詳成人而無後者祭

止於兄弟之孫之身金沙溪喪禮備要附位之主本位
出廟然後埋于墓所去云然則所謂成人者祭止於兄
弟之孫之身而今待本位出廟而後埋于墓所則是其
祭當止於兄弟之孫之身何所據而云然耶
所謂本位則所附祖考位也所附祖考既出則附位亦從
而出此非祭止於兄弟之孫之身耶

深衣白裾註續衽鉤邊之制似未明了而小註蔡氏淵
楊氏復主非有別布一幅之說甚力朱先生晚年所服
深衣去家禮曲裾之制而不用去深衣之無衽明矣但
依家禮尺數裁制則裳纓相掩而坐則撥開不得掩膝
故此中一士人自以意加設一幅於前如今上衣之邊

幅以此稟質于寒罔先生寒罔先生以為當然仍出自
制深衣而示之則其制亦然云或欲每幅各加一寸與
其不用古制而加設一幅似不若每幅各加一寸之為
愈如何如何

深衣之制未嘗手驗不敢以某說為定式

黑緣註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云云文意難曉若不貼
之於布而續之於布邊則似非所謂緣者而有易弊之
患如何

上同

醮子註設婿席於其西北南向而醮女禮婦之席並同
南向矣丘氏儀節醮子之席則南向而醮女之席則皆

北向自常情言之北向亦無妨而既失家禮本意不可從否

從家禮排位恐得也

烏司諫性傳問目引儀禮牢中方寸之說以為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喪禮備要亦甚詳載而家禮無之矣此非但古禮然也其制便於裹掌依此為之如何牢中之制出於古禮恐不可以家禮無文而不用也

易服不食註妻子婦妾皆去冠餘有服者皆去華飾云云而袒括髮免髻于別室註司馬溫公以為古禮五服皆當露髮云將何所折衷耶總小功之親亦當去冠而加免乎

占禮然矣何可廢耶

左衽不紐之說詳載退溪文集中引儀禮說以為畢結之義夫既左衽則奈左邊無小帶可結何且此條不見於襲而始見於小歛故襲衣則右衽矣至於小歛則以衣掩之而已非着之於尸身則雖有小帶安得而結之乎金沙溪備要以為不得結之義此似得之如何

左衽之節世俗所用之禮不一當問於知禮諳熟之人如何賤家則自襲至歛皆用左衽之式然何可謂之必是乎陳襲衣註只稱深衣深衣雖曰萬古通行之上服有官者自有公服所謂公服豈今之黑團領乎考家禮以公服為盛服無官者通用衫帶又不能具則或深衣云云

劉氏璋註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然則公服之不稱於襲者抑何義歟頃者柳持平之襲倉卒不得黑團領只用紅團領於深衣之上矣今考喪禮備要乃曰無深衣則直領衣士以上黑團領或紅團領云云然則用紅團領其或可乎大槩襲衣當以深衣為上服乎以公服為上服乎

士以下皆以深衣為上服則深衣上又加上服恐非古禮也

古人殯于堂中南首而主人以下坐于殯東故其位以南為上而順便矣今人殯于房中主人以下位于外廳而或欲依古禮以南為上之位則主人位于廳南而去靈座遠卑幼位于廳北而去靈座近顛倒舛錯莫此為甚矣金沙溪喪禮多從俗變通而獨不變以南為上之禮抑何故歟

成殯後則喪主之位不得不變恐北為宜也

袒括髮註齊衰以下至五世祖者袒免于別室云同五世祖者乃十寸親也九寸而服盡安有十寸之親袒免之理乎

服雖已盡猶用袒免豈無意哉

按設冒出於楊氏復引儀禮之說非家禮本文也小斂不掩首結絞者欲時見其面則襲之去質殺者豈非為此而然也丘氏禮及喪禮備要依古禮補入質殺一款

小斂則猶遵家禮不掩首結絞之文何歟雖設冒而未結其繫否王氏有暑月畢斂之說謂小斂即結絞掩首而今人皆於小斂畢斂此則何如

此等節目雖不可不用古禮亦當隨時加減恐為宜也陳大斂衣衾註衾用有綿者楊氏復引儀禮紼不在筭之文而註云紼算被也妾意衾與紼字異衾則當用有綿者而紼則算被故曰不在筭耳今人或依楊氏說只用算被似為未安

來示果爾

禮父為嫡子服斬衰云云朱子以為宗法雖廢服制自當從古云云而今人他服則一從古禮嫡子服則從時

制服期年何歟

為嫡子斬衰者所以重宗子也支子不斬者以其無先廟也若奉先廟之子而為養年則是豈古禮哉

三月註楊氏以為為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也所後者之祖父母即已之曾祖父母也當為五月而乃見於三月條何歟

蓋以五月之制乃後世所加也若古禮則曾祖高祖之服皆以三月故楊氏之語在於三月之下歟

家禮大功以下無衰負版辟領喪禮備要云儀禮五服皆有衰負版辟領而今人皆率於楊氏之說祖父母及妻服亦不用之殊失古禮當以朱子為正云云而今人

五服皆用衰負版辟領當從家禮大功以下則除之耶
否

朱子晚年不用衰負版辟領於房親此豈非後人所當法
也

為從父兄弟妻無服而為夫之從父兄弟之妻則服總
麻何歟

其夫無服而其婦有服聖人制禮豈無意義

始聞親喪無被髮之文非闕文也到家始有再變服之
儀則其意似有在而金沙溪以為始聞當被髮奔喪時
還斂到家又被髮而無現出之文未知如何云云此說
如何

被髮本非古禮然循俗為為之豈戾於人子之情乎

作灰隔註亦以薄板隔之等之既平則旋抽其板迨上
云云蓋內薄板則塗以溼清而存之外薄板則旋抽迨
上而去之然則其抽處灰炭之間必有罅隙奈何

罅隙之疑果不能無矣古人慮事不為不密何敢異議哉
喪禮備要三虞禋禘等祭侑食條添入扱匙正筋之文
而以家禮及丘氏禮并無此一欵為疑禹司諫性傳以
為虞禋雖曰漸用吉禮而與四時吉祭有異故小變其
禮然則扱匙正筋當在進饌之時退溪先生以其言為
是今當依禹說行之否

退溪先生是禹司諫之言恐當依此為宜也

止朝夕哭註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云尋常未曉其
義也期後自無未除服者此所謂服豈指斬齊而言乎
若然則喪主衆子皆常侍几筵何以曰會哭耶期功以
下之親或有在遠晚聞其訃而追服者矣然亦豈指此
變禮而言之哉伏望詳教

期過之後固無未除服之人所謂未除服者豈非變禮追
服者謂歟

大梓童陳禫服註婦人以鵝黃青碧白為衣履云云凡
女子之已嫁者其服色自當如此婦之於舅妻之於夫
女子之未嫁者及已嫁而無夫與子應服三年者禫事
之前以鵝黃青碧黑白為衣飾豈可乎

禮文曲節雖如此恐不須必具此服也

喪禮備要禫後因吉祭遽遷之際若有親盡之祖始為
功臣百世不遷者則代數外別立一龕祭之若祭四代
家則並不遷之主乃五代也古禮人臣不可祭五代不
得已高祖當出云云夫所謂不遷者以有功之故代數
之外得以祭之也今若遷不當遷之主而以不遷之主
充其代數則其於情理恐有所不安者也如何如何
不遷之主豈可並數於四代之當祭乎

四時祭前一日設位陳器註朱子曰雖七廟五廟亦止
於高祖既曰七廟五廟而又曰亦止於高祖云者何義
歟

當更考王侯祭禮

同註末端兄弟家相去遠者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牒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云云以此觀之今人於先世忌祭有故不得參於宗家則各於所居之家設紙牒行祭似為無害於義如何如何四時大薦則固非支子家所當行矣其於小祭用紙牒行之亦豈謬於禮乎

再稟

以家禮觀之則喪家墓前廢祭於先廟無疑故小生家亦依此廢祭矣竊見近邑士友家亡人兄弟忌日則以紙牒行祭於其家仁節則行祭於墓所此俗之近學者

而墓祭亦非吉祭之比行之似無害於義未知何如喪家廢祭固不得已矣若亡人兄弟之忌辰則其兄弟之妻子值其夫其父之諱日豈可全然無事哉畧設行之者即其情也然如在未殯前及既啓後則不可行也墓省雖與忌哭不同亦隨俗為之似無大妨於義理此等無定規之事只合隨宜而已

更詳錄詢所謂忌日即泛言先世忌日耶鄙報則視為亡兄弟之忌日故其說如右若是先世忌日則紙牒行祭於同宗之家在不可已也宗家雖有喪諸子孫之在宗中者則須當有追感歲時之禮也

亡弟再期已過而寡嫂孤姪俱違痛未能參祭獨令孽

叔一人畧行祥事於几筵到令病患差復而寡嫂練服
尚在不可因禫事除之古有擇日行祥事之文今當依
此更擇日行大祥祭而除服否

喪主主婦既不得參行祥事則雖令門孽擬行於拜期之
日而喪主主婦則依舊為衰經中人矣何可謂之祥事已
過乎其勢在今不得不用擇日行祥之古禮然後始得有
大祥一節而禫事旋須又擇日行之無乃可乎

孤姪練服則孽叔擅有付火只餘頭巾喪杖或以為改
擇日行大祥祭則喪主不可無練服今當改製而行祭
或以為三年已過改製練服實為未安只以頭巾喪杖
麤布衣行哭廐事之禮未為不可何說為是

以禮言之則大祥所除之服即練服也而祥祭所着之服
即黦色衣巾也今既無練服則所除者何服也或所謂改
製練服入哭盡哀後還出着黦後入行事乃是祥祭時前
後節次則此固不可欠過者也但喪家未能卒辦舊服則
只用所餘頭巾喪杖及麤布衣行事其亦勢所不免也惟
在斟酌指禫亦或可乎

今既擇日行祥事則祝文仍用家禮中所載否抑以擇
日退行之意措辭別告否

古禮則行大小祥事者例擇日行之也而後世小祥行於
初期大祥行於拜期為例式也今以變禮改擇日行之則
似當措辭先陳退行之意然後仍用家禮所載之文如何

答洪翁判問

圖中連三器脯醢者蓋謂三器之設或脯或醢非是一器中脯醢合盛也東俗行祭設脯一器乾魚一器醢一器者其器數止三則似與圖設三器之類不戾而第其所謂佐飯者何等物耶若用俗設常品雜物則恐非奉神之儀也若以鄙家所用之禮言之則三器之間各以三種之蔬間之其橫並為六器此亦一家常行之儀非敢有以為遵古禮也

禮有魚東肉西之文蓋東南多水魚所宅也西北多山禽獸所居故耶此所謂東西皆以神位分也

所謂魚一器肉一器者非謂魚止一器肉止一器特言其魚肉之不可並用也魚有或湯或燔肉亦有或燔或湯則魚肉不當各止一器東俗加設雖異於圖中器數之各一似無傷焉未知知禮者何以為之也

太古未火化之時人食生肉故祭禮用生肉後世火化之後則用熟物故禮有烹燔之薦今時果有用生不用熟者亦有用熟不用生者然循俗用熟亦何至為不可乎朝家用生乃尚古之義非以此為尊貴之享而用之也然用生之家亦豈避嫌乎

答金休

問家禮云告遷改題在大祥前一日楊氏說中云俟三年喪畢於祭後遷而聞近邑有一大家於禫前一日改

題云未知如何若於拾祭後行之則祝式措辭何以為之

楊氏三年喪畢云者禫祭後值時祭之月必有合祭其祭在三年喪畢之後故耳告遷改題在拾祭前一日遷主新主皆歸于廟在厥明合祭之畢則禫祭前改題之舉未知何據以張子朱子楊氏之意參觀則今當從合祭時者乃為是耶祝辭似與祥前之辭畧變而不過改一二字如何凡子喪父當主之雖有子父當告否若父當自告則祝辭何以為之

若子孫有喪而祖父主之子孫執喪祖父拜賓乃喪大記之文則告當以子孫之名惟拜賓時祖父主之為是耶若無子孫者之喪而祖父為主者則不得不自告告辭中措語當以別

陽村淺見錄議論於初學多有補益處否

前輩製述後學安可容易議之然若使知言之君子見之恐亦難保其無可議者也

高祖畫像藏在家廟而小生至今未見無時出省不近褻慢否祭祀時出視如何

因祭祀省視似宜

若出視則當拜之乎但致敬慕而已乎按先生集中李淳問目曰驛館寺壁有先人遺墨或姓名拜之如何先生答曰但致敬慕為可拜之過當以此觀之似不當拜

但遺像與遺墨姓名不同拜之如何

祭祀時見之者自當有祭祀之拜若或非祭祀而有不得已展省之事則見祖先儀像安得無拜真像非但遺墨姓名之可敬而已也

斬衰服已除禫在開月而猶齊衰在身終過練祥或云喪中借吉未安當并行於齊衰服除之後此說恐不然斬衰重服也祥禫大祭也豈可為輕服以中月之祭退行於一年後乎退溪先生文集服中入廟者可着玉色衣則圍領當用此色笠亦淡墨之祭後即脫去似無大害於義者如何如何且祔祭亦未過禫後即行亦如何大喪之禫固不可以齊衰之在身而廢其事也若所着之服前於斬衰之除已製用黻色圍領則其於禫日仍用如何巾亦製用黻色巾如何既祥則大喪神主當奉祔于廟豈可無祔祭而奉祔乎病中莫得致思於變禮之節又不得面議曲折姑以淺料奉稟焉耳

朝夕上食時俗皆於奠獻時舉哀插匙闔門則止哭啓門點茶然後又舉哀而自奠至徹終始哭不止者間或有之未知如何

闔門後啓門前止哭者恐是也

時俗於三年之內朔祭望祭或有左奠而三獻亦有古禮可依者耶

聞近世之人有連奠三爵而但無三獻節次云未知何據

然用單爵無乃可乎

家禮朔望條初喪則惟斟酒拜而已葬後別無參降之文而時俗於葬後則多行降神之禮何也

葬後則降神之節恐不可無也

新墓以厲氣尚未成墳今當封後似有告辭而成墳後亦似有祭告之禮當具盞奠耶兩度祝告皆隨宜措語耶神主前別無告禮耶

臨作成墳之後似將厥由為辭以告之而成墳之後歸詣几筵致一盞奠亦似不可已也

小生自遭服以來笠纓以白綿布為之見者或以為非此說如何

黑笠白纓駭於人見淡黑之如何

功總除服或云以月或云以日如何

喪之三年者並禫月止二十七月則功總何獨計日為月乎淺見如是

休祖考外家無後以休第四叔父奉其祀叔父之喪已過祥禫而神主時無可安之處欲立別廟則勢亦不便或云既奉其祀矣神主同入一廟不違情禮是亦行權一道未知此說或不至害禮之甚耶

所謂奉祀云者本非同姓繼後之比一廟而二姓同入則是二本矣其可乎哉

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同宮則葬

而後祭祭謂大小祥之祭也云今年四月乃係止妹禫月而妹之舅喪遽出於未禫之前不得已權為停○以待葬後如何

妻喪未禫前若遭大喪則雖在葬後何得行禫祀乎

李原州因癘氣不救大斂後喪主以下未暇成服蒼皇避出婢僕之在家內者至今轉相染痛夏間寢息亦未可期久更時月衰經未加於身今欲未會於殯所近處設位望哭以行成服之禮如何

喪初不成服而出避已為失禮何可越月踰時而喪主不加衰服於其身乎今既避在別所則尤不可待秋為不成服之喪人要就切近不煩處成服耶

答斐幼華

問伯父歿而無後叔母生時以幼華舍弟幼章為其後是為宗孫也幼華娶時幼章以幼華稱堂兄而主婚可乎且幼章娶時自主渠昏可乎抑或用權道幼華主之可乎

婚者宗家主之禮也賢史之婚賢弟主之可也但賢史於先大夫為宗子於賢弟為親長兄豈無變禮於其間乎賢弟之婚賢史主之似不害於禮也

答金汝涵

亂後家廟依舊而先世神主則時未造安各其龕前用紙牒行祀事故瀆遭此大喪如朝相祔祭等事亦於紙

廟行之今則大祥已迫新主將入廟而先世之龕則惟
紙榜矣新主入廟先安或似未安則新主仍留故處或
置他室待其喪畢改造先世神主合享然後同時奉安
于各龕其亦可乎神主與紙榜尊敬則無異而新主仍
留故處亦極未安循禮入廟置于東邊空龕先世之廟
作五龕
故云東
邊空龕待喪畢改題合享後遷于各龕如何

大祥後奉新主入祔于祖父之廟待喪畢當有合祭祭前
一日告遷改題翌日祭畢舊主遽遷而西新主即安于當
入之龕者乃橫渠之議也而朱子從之則今且依行可也
但貴廟在亂後用紙榜行事于各龕則乃權宜之設也木
主則未奉安焉新主先安為未安者果似然矣然若無他

室假安之所則雖奉安于廟內亦未為不可矣但不可致
安于龕姑當於東壁下西向之位設倚奉安待合祭後先
世神主並安之日隨安于當龕恐是宜穩也如設龕至五
則禮無可據未知何義也

禫服條黪色淺青黑色也今之何名色也不言足之所
着抑仍前不易之意耶俗用白笠白衣白帶此何所考
證乎網巾或用黑布或用馬尾何者得中而黪白中何
從何捨乎身用純白而朔望入廟亦極未安使同祖第
代行可乎奉出神主于他處而行禮亦如何

黪為淡黑色也黪自是其名後何名乎網巾亦用黪布可
也履則俗用白靴子若未措得則白皮履或熟麻履不為

可乎黻巾服乃家禮之制也中古吾東人祥必用草笠白衣在 宣廟朝以盧蘇齋守慎議祥用白笠白衣帶行文于八道而依行矣今當以黻巾服行祥祭而居常則白笠布衣恐為亘也巾即方巾也服則熟布團領也若朔望之暑則黻巾服行事何妨乎况先世神主未安廟矣則何嫌厭於紙榜之藏乎恐不可代行也且既入廟安之則朔望之事何必奉出他所而行乎

家禮禫祭條無易服節次不審以禫服終始行禮乎

既曰禫服而黻焉則禫祭之日仍用黻巾服何疑乎

澣有三寸叔父無後已祔而今當改題矣稱以故叔父成均進士府君故叔母孺人康氏何如

雖旁親若尊位則皆用顯字府君字且我東先賢於伯叔父亦用考字耳

亦有两兄一弟死於亂中而皆祭上殤矣欲於先世神主改成時并將題主粉面何以書之乎

殤主粉面亦當稱顯兄秀才若下殤則不言秀才如何殤者若弟則當稱故弟耶

答申晉甫

問發引時父母喪當何先後而下棺時亦何先後耶

葬如先後其期則先輕後重常禮也若同日發引則似當尊喪在先下棺亦如之

陷中書式據儀節則當書曰明故某而今人或書有

明朝鮮故某云當如何書耶

陷中之題我國人以有明朝鮮故某書之者以別於中國也或於朝鮮下有國字

按家禮司馬公曰府君夫人共為一櫝云當為合櫝否大小祥時何以為之耶

考妣同日而葬同時題主則當共一櫝至大小祥時節次當從容講究或問於知禮之人如何

按家禮柩祭條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為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云當從此禮否廬墓則亦何以為之耶

柩時設虛位以祭雖於廬墓恐當從此禮也

按家禮凡於忌日只祭一位况此初期並祭考妣充為未安似當奉出當次神主行祭於別處而廬次狹隘無奉出行祭之所未知何以為之耶小生家自祖先每當忌日並祭考妣抑可從祖先並祭考妣耶若並祭考妣則祝文當如何書耶妣替似當服齊衰行祭而若並祭於考則似為未安亦何以為之耶

並有喪妣期在考期之先則先練之祭舊服新服皆當自異又有易服節次以禮言之決不可並祭于考位似須別用幃幕設位於便近之所而行之但奉出妣主時當有告辭孤哀子其令以顯妣某封某氏初忌之辰敢奉神主出就他位

考期若並祭於妣則外客來奠似難入參未知何以處之耶

考著外客為尊位而來奠則不可以妣主同積辭而拒之但主各有韜則外客入奠時妣主不去韜如何

按家禮有曰設次陳練服而退漢先生答西川君問目有正服不可變之說然則禮所謂練服者指何服而言耶今人於正服上只去表負版辟領澣濯其服而服之此可從之耶若以正服不變之說而觀之則澣濯亦似未安未知何以為之耶又按儀節註練服中衣之承表者也所謂中衣即今正服裡所著之衣乎正服既不可變則家禮所謂練服亦指中衣而言耶此衣今已弊絕

欲為改製無乃未安耶

練服乃練中衣也正服則不練但練時正服升數稍細則古人亦必用他布製之而衰負版辟領皆在所去矣今人只見練服之文以為正服當練遂澣舊服而仍之者甚非矣中衣之練亦宜用他布改製恐非未安也

儀節又有練冠葛帶繩履之文今人亦行否

服既練之則冠必用練非所疑也帶履易以葛繩禮亦然矣第未見今人之用之者蓋有之矣而未之見耶某本不能博觀禮書今適出在江橋無冊可考且老昏莫記舊閱只以今日所料及者奉報以稟之非敢以為必是而可行也伏願廣問于精博之人而用之期無憾於自致之地則

幸矣國俗喪禮固多踈脫而或習常不能自別又或貧窶不能辦得者例且因循唯在貪孝侍隨時酌宜從俗而無甚妨於義理則從之亦豈不可乎且行衆人之所不行至於駭俗則可懼亦不可不慮也

前承孝問曾未有見於變禮之文而只以認見奉報深悚第復思之齊衰既歷于斬衰凡事一以重喪之義行之則今於先期之日位不別設惟當共設殷祭如常而盡其哀痛之情而已不行易服之節以過之待重喪之期以斬服備行練禮節目或是從俗用簡之宜耶如此則于先期闕了練節恐又未安耶伏願與前所奉報之說參酌如何今此葬時不可無告文而家禮遺奠告辭永訣終天四

字似當改之何以書之耶

遺奠告辭末終天二字不合用於妻喪只當曰茲焉永訣如何

題主則世俗稱以亡室某郡某氏此是合禮否當如何書之耶

題主隨俗稱亡室似未為不可但於某郡上隨夫職有邦典之稱此則須當隨時書之不為例耶

告文則世俗稱以夫某官姓名此亦合禮否題主祝文中如昭告尊靈等語因存不改否當如何書之耶

妻喪凡事夫皆主之則告事之文稱夫姓名自當然矣但不須言其官職無乃可乎蓋具官職稱之者須稱於尊前

故也題主告文中昭告之昭字不須書尊靈之尊易以明字如何

初虞祝文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似當改之當如何書之耶哀薦於事四字亦當改之耶再虞而稱虞事三虞卒哭而稱成事皆不變文耶

初虞告文夙興夜處哀慕不寧二句於妻喪則去之若於事虞事成事等文不可變只當改薦字用奉字如何

卒哭祝文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階柎于祖考某官府君而柎祭時無告文於亡者卒哭既以階柎為告故不為祝文耶抑壓於祖考妣而不為之耶

柎祭時豈無告文於亡者乎所謂祝版同前但云薦柎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其考某官府君尚饗云者非亡者前告辭乎若喪主非宗子而以宗子告之則其於所柎之主及新主皆當隨宗子所稱

按家禮立喪主註九喪父在父為主又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既曰父為主云爾則九祭奠等事似皆主之而且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云爾則所謂為主者但指拜賓一節而不及於祭奠等事耶

父常總領家事故有喪亦主之拜賓即其大節也告辭一節無可考以祖與父書之耶以子孫執喪者書之耶若以子孫書之則子當為初獻祖與父雖同參其祭而終無饋奠之禮耶今此告辭當何以書之耶

子孫執喪饋奠則執喪者當以其名告辭而行初獻亞獻終獻則服中人行之

亡者當喪而死則未葬前饋奠時不用魚肉一節昔年曾已稟質矣葬後則至何祭而始用魚肉耶

魚肉恐自初虞用之為宜也

亡者喪服未窆時何以處之耶

葬日埋藏于便旁其或可乎

今望日欲設練祭告文當如何書之耶

家長告辭曰日月不居奄及練期悲悼之懷自不堪任敢以清酌庶羞奉陳常事此乃鄙家亡室練時所用故寫送期祥家長告辭當依練時所用但奄及下當日期祥而

常事改曰祥事耶

日月不居奄及周歲期制有限悲悼不堪敢以清酌時羞奉陳祥事此賤家妻祥所用告辭膳上可用則用之

祥禫後不徹几筵仍行朝夕上食既已聞命矣上食時當止哭而朔望亦為不哭耶家長過禫則不參朔望饋奠耶有吊者則喪者當依三年喪受吊之禮耶

祥後上食乃權設也喪已除焉復何得有哭乎朔望同焉若家長參之未為不可亦不必參也如鄙人菴病者不能參矣允受吊者家長也家長既除喪則復何有受吊之禮乎若切親喪後初來欲拜几筵則心喪子弟泣謝可也

喪者冠用縗巾網巾亦用黻布為之耶鞋則著繩屨耶

冠用黻布巾亦用黻似乎可也屨用繩亦宜耶

禫事當卜遠日為之耶

十五月之內或丁或亥擇其可用之日為之如何告辭月及十五奄是禫辰期制當終悲悼不已敢以清酌時羞茲奉禫事

亡兄喪柩夏月由水路下來銘旌未免沾濕經夏之後塵靈色渝欲為改書未知何如

改書無妨

悅道當初兒喪承訃塞外無家禮可考因一士人指揮服杖期未知如何初期已迫而尚未經葬過葬後欲為脫服未知如何祭時亦欲畧叙為之敢此仰稟

承重家之長子斬衰三年其服也若次子之長子則期服而已未聞有杖然必有詢問處後當承喻九服未葬則雖過月數姑留之葬後始除乃禮也畧叙之詢未知欲伸慈懷於亡胤耶古人告死之文不煩孔聖哭鯉之辭無傳述陵季子瘞子之告亦畧此可驗也然慈情所極何敢禁抑哉

亡兒神主當何以書之耶

無傍題粉面但題曰亡子某名神主階中則明朝鮮故秀才申爨字某神主

亡兒葬時題主及虞祭不可無告辭告者以何人書之耶

凡一家之喪家長主之當以以父告子之辭為之不舉父
名如延陵季子埋子之辭其例也

子婦舊墳並遷同窆考喪禮備要遷葬則只行虞祭於
墓所靈座前今當依此為之耶

若兩葬皆遷葬則依遷墓儀可也如或夫喪乃新窆則當
從新葬之儀

答李叔發天封

亡兄不幸無嗣今者寡嫂若難救則無主喪之人天封
主之乎豚兒綸主之乎

與人為禮則家長主之几筵之事則賢胤皆當之

綸兒之於先兄非繼後寡嫂晚年以侍養名之今若只

服伯叔父母不杖期而已則於情甚似未安何為則適
其可也其無先儒定論乎幸 下教伏望

既非繼後則雖曰侍養其服則不可加於不杖期之常式
惟其情義之重不安於尋常則致情之道當有所自盡者
耳此在慈酌以指教之也

兄嫂之喪以豚兒為主則前既承命矣贈玄纁李綸為
之乎

如示可矣

葬事時遣奠虞卒哭祝文皆不變文用之乎

遣奠云靈輒既駕載陳遣禮虞卒哭止云奄及初虞哀慕
不寧餘依例

神主粉面顯妣字及傍題孝子字何以書之

題主當以主祀事之人書其屬稱恐無傍題也

家禮父為衆男女服期女子適人則降服云女子雖成婚未歸夫家是女子在室之類降服似未安

所示極是

女子之葬父雖主之祝文則當書其夫名歟神主亦書亡室云歟

未見舅姑未見廟而夫此未成婦也當不得入夫家之廟今以亡室題主似不可焉復更問于知禮之人如何

伏承 下教亡女神主以亡室書之不可則粉面所寫字 叅酌下教伏望

女子子在室而夫父當主其喪則其題主也似當曰亡女神主或但曰女子子神主其或可乎願廣問而酌定如何若其夫宗子則未見舅姑不可入舅姑之廟若其夫支子則當自別為小宗猶不得入其夫之廟耶

舅姑既不得以婦之則夫亦安得以成婦之禮處之乎

答 寒岡先生葬時問

開塋域時有掘穴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等節目而今當合葬破舊墓亦必擇日為之開土祭時掘穴掘中等節目何以為之

今日開塋域非別建新兆止用舊墓塋域內則不須用五標但就前日所祭之壇告之曰維年月日某官姓某敢告

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官姓名營建宅兆於某封某氏封
內之右神其保佑永無後艱云云

開土祭祝文中不為添入合葬之意耶破舊墓告辭亦
望製送也

若必用所擇之日復開土矣則先告舊墓曰維年月日孤
哀孫某敢昭告于顯祖妣某封某氏之墓伏以將奉顯祖
考某官府君合安于幽宅即日謹開封內之右不勝哀慕
敢告告畢稍開塋域然後乃告后土或以葬日稍遠穿墻
在臨時則只先告后土如上然後始後若喪主不能往則
告墓代告亦似宜矣

發引時當行祖奠遣奠權殯一月而後當為葬奉其時

亦有祖遣奠耶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當用啟奠如祖奠但告以遷柩就壠
下之意不可用祖奠祝文發引之日又因朝奠但告以遷
柩就輦不可用永訣終天之語復於臨葬之時行祖奠遣
奠如禮此皆因僉兄下問陳以淺料非敢謂必須如是也

答檜洲書院

本州春秋祭 享前則上丁釋菜中丁行川谷享祀下
丁行檜洲享祀矣今年八月適小下丁九月初一日也
欲於中丁與川谷同日行之未知如何不然則二十八
日乙亥也行之如何并商量指教伏望

移月固不可也用支亦不可也中丁并行似無妨也州多

就齋之人分入兩所想無不足也

答本校五賢從祀時問

兩廡亂後未備八賢今始奉安則此亦自當有事由之告然則兩事由之告不可一祭而通之祭既作兩番則又不可一日而疊之淺料以為八賢奉安則前一日行之五賢奉安則其翌日行之如何

位版之題若在祭日之早則事恐不能從容各其祭前一日題之姑安于明倫堂明日聖殿祭告後始奉安于各廡而行事若無明倫堂則題之日即設卓子于各廡南壁下姑以安之明日祭時遂奉安于各其當位如何

祭之日既告于聖殿又告于兩廡八賢而禮畢未撤

簋豆之前遂奉安五賢位版又禮畢然後上下位簋豆并撤之如何

讀祝之人東西各定上下各定者事若專一人而人之各定告有先後則一人而或通之亦似不至為不可如何

五賢奉安日期朝廷既令守令隨時上行云則不須報請于監司但既祭之後則府管必有報聞之例也

答紫川書院三先生位版改題問

新位版改題時舊位版尚置本位否

新位版未奉安之前舊位版當在本位

新位版奉安後舊位版當置何處耶

新位版奉安之日舊位版姑居稍後而新位版當前正位

祭畢奉出舊位版埋藏

舊位版埋置何地耶且用何物裹襲耶

埋藏之所則就廟後潔地掘坎用席紙藉掩埋之如何

春享之日改題只用告文姑廢恒用祝文耶

改題當有祭告則常享前似當先卜日改題行奉安祭常享之日自當如常儀

位版改題若未及於春享之日姑延例享以待改題之

日耶

改題之事或未及於春享之前則姑待事備者勢所不得已也常享則安可廢乎如必欲改題然後行常享則雖未及中丁權用下丁亦如何

改題祭儀一如奉安耶抑有變禮耶

改題祭儀似當依告事由儀也

位版則改造改題而跌版則因舊如何

位版既新則何必用舊跌并新之無乃宜乎

答崔伯玉山輝○問目闕

妻喪為主者或在遠地未及還於練祭則似當使守喪之

子代祭而祝文則自當以喪主主之但祝辭當變日月不居奄及

練制不惰其身悲悼不寧

練服因除一依家禮但所練者冠及中衣

所謂服禫者十三月之小祥乃妻喪大祥之月故云若十一月之練則只當練其當練而已

喪主或不得與祭而服之當練者隨而練之也

婦人之不得與祭者服之當除當練者則自當依制

葬前日之有祖奠禮也練祥前一日則自有上食故禮無

別設矣然俗有其事則隨俗行之又何至於不可哉

答或人 問目闕

新舊喪既相值矣則權殯之同似無不可

既為之同殯則祭奠固不可異同

改葬者既啓後未葬前朝夕上食一如初喪豈得已哉

如各殯而異事則隨喪各服其服而行其事宜矣若同殯

同事則當服重服重服即考服也

新喪初虞當行於几筵改葬之虞當行於墓所恐不得共

一卓也

答或人 問目闕

玄纁用色繒似宜也

世俗用温公之論者固多矣然用櫛古禮不可廢焉若用

松脂用於櫛外未為不好也

葬不能及時或在十一月之後則葬前不可有練事待卒

哭後始行練祭待十三月祥期行祥事至十五日而禫依

禮文

答或人 問目闕

初喪所用之棺非有大段欠憾似不可改如不得不改則

啓殯之日啓即改之然後朝祖如何

銘旌之改不須待改棺之日有誤即改似或可也
改棺改旌皆當有告也

古禮啓殯有變服之節見尸柩故也止見尸柩猶變同小
歛之節况如改棺則恐尤不得不變服也

塗殯誠依古制則啓時亦當用古儀其節目則在儀禮既
夕禮篇耳

作主之尺聞今世皆用五禮儀所載周尺云工曹所藏周
尺恐亦五禮儀之尺制也

續武家禮作主註說下朱子不明言其制而止云續用黑
漆且容一主則無所謂坐蓋之式矣卷首圖乃出他人之
手而其說曰今以見於司馬家廟者圖之云則恐不是古

未正式不可易之制也而朱子既謂續且容一主則不宜
其內又有容一主之坐也第未知當世公卿好禮家用續
用坐其果一如家禮卷首圖式否也

韜籍之色其籍圖下說云考紫妣緋囊亦如之云則韜籍
似用一色而紫緋之用不知出於何據而其果正不戾於
古人正色之取耶不敢信其必然耳

題主時對卓古者恐是謂與置筆硯之卓相對處置盥盆
帨巾非別有小卓子也

遣奠後祝奉魂帛升車時別以箱盛主置帛後及壙靈車
至主箱亦置帛後題主畢止云奉置靈座及祝奉神左升
車時亦不云續之而至家奉主入就位然後始言續之則

未題前主在箱既題後至家就位然後櫛之者恐有其義也然今人反哭在車時皆用櫛從俗恐無妨也

韜式本圖下說謂式如斗帳頂用薄板則似是四隅有細柱著于其頂之薄板然後以色帛周繞合縫於其後則其閣必并容其跌者也而今俗不用頂板但造帛帽或有止容其跌上之身者或有上狹下廣一依和主之像而用者此在取用之何如耳

答或人問目闕

父在子為母服期乃古聖人不易之禮也此非情輕於母也以父在故見厭於尊也而後世或有沿革之不同今世又不能一遵古禮或有通行三年者其於家無二尊之義則有所未安也古禮則然矣而今俗所行或如此此在執喪者自當從其可從者耳

若從古禮則其間不可無變節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在十一月之中而日則必古人卜得其吉而行之今不能卜日則或以其月即第十之晦日行之蓋以既經其月又經其日為未安而乃取月終之日行之者也賤所聞如右只望酌而行之也

答或人問目闕

朱子教夫婦合葬者誌石上面之題曰宋故進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云淺意合葬碣面之題亦用此式如何若雙封各碣則兩碣俱當並書之墓又若雙封一碣則正面當

中題曰某國某官某公之墓其左傍低其題曰某夫人某氏祔為左封其又如何也如碣石所題國號職名當與神道碑同之恐是也

答權赫

赫遭長子長殤之喪凡長子之服乃三年則其服當降一等服期而禮不明言未知何以則可合於情而不悖於禮乎

凡長子之服三年云者指承重子而言也庶子則雖長子當服期故禮云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今君則乃承重子也長胤之喪當服三年而死於長殤其服似當降服期年與庶子長子之殤有異矣

家禮小斂章設奠具具字在括髮麻之上文義似不相續與大斂章設奠具之文不同何如具字當屬上文誤在下文無疑矣

忌祭并祭考妣何如

忌祭人多并祭考妣甚非禮也考祭祭妣猶可為也妣祭祭考豈敢有援尊之義乎

國恤內行私廟時享何如

時享乃人家盛祭也 國有大喪則私廟行盛祭似甚未安且不可以素服行盛祭 國恤內權停時享當其祭月畧備饌品獻以單酌如節薦之儀如何

答鄭璧問日關

祔祭不行於卒哭之明日則練後之祔所不得已也其禮則詳在家禮雖在練後禮豈異乎
腰經古禮則卒哭後易以葛練時仍之而家禮卒哭無受服之節練時亦無練帶之文矣

答或人 問目闕

禮有喪三年不祭之文則父喪初喪之日雖忌事不當行矣但母喪再期則異於他忌不可全然無事然而祥事已畢於十三月之期則今又不可以祥之就今日所示之變而酌之則當於其日畧備祭焉設禮真行如何
喪主自不可不與其事韜脫衰服喪冠只以喪巾裹衣就神位前俯伏號哭而已若真獻則令輕服子弟常服行之

如何

雖不敢廢祭而祭不備禮無祝如何
魚肉之羞隨宜用之不為未安

答鄭憲世

適遷改題兩節大祥前一日行之是家禮本條而朱子許用橫渠禘祭之論退溪先生亦從朱子及楊氏說此大有可據而但本條如此何以為之大祥前若行告遷之禮則主人以衰服入廟耶

朱子晚後之論及退溪先生之語亦如此今當據用則楊氏所謂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云者其告當在禘祭臨時矣豈有衰服入祠之事乎

加車先集卷之四
五十五
國喪內私家祭祀只廢於 國葬前耶如墓祭及朔望
正朝參謁以酒饌薦之不為未安耶且喪家几筵之奠
朔日殷奠及葬後虞卒附三祭似不可廢何以為之
國喪卒哭之前私家祭祀亦何得依禮行之哉上墓掃省
若在卒哭後則畧行恐無妨也雖在 國葬之前正朝素
薦從簡畧行無乃常情所不能已乎如喪家之奠雖不可
并廢亦當素奠為宜耶至於虞卒兩祭亦雖難廢恐不為
殷奠也若附祭則練後退行如何朔望奠若永廢其事則
似涉未安亦為粗設是果孝子之情耶

答朴墜

墓道碣面或有直書姓名者或有只書某公之墓者何
者為得乎姓名以細字淺刻於碑陰則歲久磨洗莫辨
字畫以此觀之莫若直書姓名於碣面昭示永久之為
愈何以則合於情禮耶

我國古人之墓亦有直書姓名者而涉於未安故今人不
書姓名只書公字而錄其名字於碑陰矣若其字畫風雨
之傷則雖深大其畫為得永世能保哉姑避前面直書之
為未安耳

祖父母喪未卒哭遭父母諱辰畧設蔬果而行之似乖
禮經否

祖父母初喪之日設行父母忌事果為未安不行何傷若
有他昆弟而畧措素饌行之於別處則其或可乎

承重長孫服祖父母三年喪則承重孫之妾當服何服耶

妾為夫黨服得與女君同否者即其常也

父卒既葬又遭母喪遷其父墓合葬于母而卒哭之日適值父之小祥則先行小祥而退行卒哭乎

此在卜葬日者之先後得其宜焉

答盧亨弼

亨弼從祖兄亨遇繼曾祖之宗也不幸身死只有六歲孤兒依古人抱喪之文雖製斬衰而病弱不堪喪且在遠外葬時遣奠贈玄纁等節亡人之弟攝行之則祠版告祝亦當以攝者名字必以孤兒為主而一如成人所

為乎

若非質高早成如玉溪先生則六歲幼童何能勝喪其有哀季攝事行禮豈非權宜其季既攝其事則以其名告祝其或可乎

弟為攝主而大祥則服除矣祝辭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似不可用如何

待大祥時當觀孤兒人事從宜行之可也

曾祖父易名之典將至於宗孫未葬之前攝喪之弟似不便為廟中主人支孫中最長之人攝主其事未知何如

宗家方在初喪支孫最長者攝主其事何可已也

焚黃改題不可已於喪內而傍題以孤兒之名曾祖為
高祖則曾祖妣神主曰舊不改似為未安亦可改題耶
其以下神主或曰是改題耶
其餘神主符後改題亦或宜耶

答鄭亦顏別紙

文公改葬之儀未有所考若瑣山儀節或多指議其頗誤
不可盡信而全用之耳銘旌所以志其柩也有柩則不容
無今啓舊墓既新其柩則所銘之旌其可頃刻無乎其於
改歛改棺之後即設為得其義去爾玄纁乃贈死之禮此
焉而已孝思罔極之情附諸此物而今見舊柩而新之若
不用是將何以致其永訣之誠乎不但卑見如是今世改

葬者亦皆用之矣移墓於歲久之後則例未免拾骨所謂
拾骨者以其所拾者骸骨而已不可以親膚而并收其土
所以改葬者必用綿子以將其所拾之骨使之有所維持
而無所亂雜其次序者也唯在是重是謹從容完密罔有
後憾則豈非孝子之幸乎此乃鄙人從前多所經驗者也
故因下問而奉悉焉下示世系及先行之錄謹此奉頌但
惟石誌之用執既未及於襄奉之日故姑以留之當竅闕
日或次所亦而奉呈也

答鄭喪主

惟照護喪所別紙

示詢奠物姑當用素膳則酒不可用酌水代酒行之以待
有所考究有所質問然後定之何如先生之喪既失喪主

次孫代為承重自是常經也姑以前服行事待前喪主葬後或先生喪小祥時改服其或為宜耶然當此變禮不可率易料定伏願僉須商量酌指何如病中間計神不能自定草此陳報

答臨臯書院

國恤之出孰無是痛大小祀停廢之關此亦聞矣旋聞道主申稟於禮部云回答之來必當有論文於道內各邑姑皆待此矣若各處院亭則決不得行矣

又答丹稟

示詢享儀此亦無所攷聞昨日玉山諸君亦問此事畧以毫料草報未知是否其報以為西岳則前代賢廟也方此國恤之日亦不得全用吉儀故行三獻不受昨玉山則本朝先賢故止用單獻無受昨貴院恐與西岳同體也若齋服則不易白衣白巾祭服則用次吉服其或宜乎然僉須更加聞見商量如何

答廬江書院

西厓鶴峯兩先生位版皆自他院移配於本院尊道祠而位版制式院各不同尺數長廣頗踰於正位退陶先生位版之制一鄉士論深覺其未安請稟改版配位位版高於正位位版果是未安淺意亦以為不可不改也幸廣質於達見之人而定之如何

答申活問目闕

祔之為祭於禮重之過時未行猶為不可况可全然廢之乎第審哀喻哀門宗子非但稚弱方在初喪之中則有次宗子之可攝行乎不然哀侍當權主其事而稍變其祝詞耶若祝詞中第行稱號則似當依常時屬稱而用之未聞禮書中別有可據之稱也

頃承用葛之問賤答以練時之用為不可者非謂葛不可用也但若不用於卒哭之變則及練始用非其時故也在卒哭時既用葛矣則練後仍用其葛者乃常也

上食哭并止之為未安淺見亦畧同於哀侍之意

改葬總服之用淺見亦以為於遷母同用之為可也然則父喪未禫者之遷母亦當別制總服耶服雖除於葬是行素終三月豈非至情也哉

父母喪聞計於最晚者其喪制之節則雖從在家兄弟之所行而若自己持服則不可不准其常數也

答孫澂

今人合葬外槨皆用而或云一槨容兩棺則外蓋甚廣或有崩陷之患不如各用外槨兩槨之間又用灰三四寸甚好云若從此說則壙中又太廣封墓甚高大未知何所從而便於情禮耶

合葬用槨或同或異未諳孰愈大槩惟能致精致堅者為要而如用同槨一蓋則其蓋板須加厚可也

儀節改墓後只行初虞於墓所今則大喪返魂後奉出

舊主合祭則自初虞至祔祭曰合殯并祭耶其祝文變辭 下教

初虞則合祭而並告再虞三虞則雖同祭只告于新主祔祭則只奉新主同祭于祖考也舊主則曾已祔廟何更祔之有哉

且合祭三年若無大傷於禮則決欲行之更加商量下教如何

合新舊主同祭三年雖非禮文豈有大妨哉

當改墓告祠堂之日祝文有變辭改改葬為合葬耶其時祝文并 教何如

易改為合似宜

奉告出廟時告辭喪主為之耶

喪主當告

破舊墓欲以其日奉舉于山所并奠除夜而若或未及則以翌日奉舉下棺為計大喪祖奠遣奠并行於其日而合奠則行於題主奠如何

相奠在奠前一日遣奠在奠日豈可并行於其日乎題主奠只行於新主亦豈有合奠之事乎

改墓告文 下教

只當以祔合之意告之

虞祭時奉出舊墓告文 下教

敢請顯妣神主同薦祫事

虞祭告文 下教

并依家禮祝文用之

明器各用耶合用耶

當各具而同槨

再稟

十一月十九日發引假殯于山所十二月十二日欲遷

毋墓而合葬其時節目祝文等事次第 下教

發引則自有發引儀節遷墓則自有遷墓儀節俱當依行

柩衣今人多用錦段或去無官則未安雖用不害於禮

耶柩衣玄纁若不得俱用錦則當用之於玄纁耶

柩衣玄纁用帛不為宜乎

禮文則禫後改題主而今則遷墓合葬別無改題節目耶

改題主之儀當在喪畢後

考證若並遭父母喪者先葬母而後葬父虞祔則待葬

父虞祔後為之禮也今則合葬虞祔之禮何以為之若

並行於其日則祝文疑有變禮 下教

遷葬之虞行於墓所新葬之虞返魂而行今則大喪返魂

後因奉出遷葬神主而並祭似為權時之宜也但奉主出

廟當有告辭

發引日遣奠等禮皆已行之則葬日別有此節目耶

祖奠遣奠發引時及臨葬時似當皆行而祖奠告辭則當

告於發引前之祖真遺奠告辭則當告於臨奠日之遺奠
奉柩並安之時有告辭乎

只當並奠不必再告

妻大夫四士二而今人士以下皆用四於禮未安何以
為之

用二且也若兩柩則當四

明器及鬯下帳在於禮文而今人或闕之難於造作而
然耶又按儀節云脯肉腐敗生虫聚蟻雖不用可也此
論何如今之不用鬯脯者有見於此而然耶

皆當依禮文用之

祖以上神主在安東宗家朝祖之禮何以為之若宗子

來則為牌位行禮何如

止朝于楹廟如何

答安應昌

問祭杌之日家間如遇生產汚染之事則行祭當何如
已不親與其汚染之事則或兄弟家或親屬家設行而已
若親與則使子弟代行如無代行人雖闕之可也
葬時或因變亂未及設主則追造於何日

或梓或朔望題主似可

若有大段事故踰年未葬則梓日練服何以為之
未葬之前雖遇梓日只可行梓祭不可練服葬後擇日別
為文設祭練服似當

父在為母心喪者既行禫事至二十七月之期無禫
之禮而虛度亦似未安何以則可乎

再期則只依忌祭之禮而行之二十七月之期則就其月
中或丁或亥以吉祭設行似可

家禮柩自他所行但設朝奠哭而行云則只行發引前
一日因朝奠遷柩告祝之禮而姑不行祖奠等到山所

盡行此禮乎

依此禮行之而行日別製文以告可也祝曰今以吉辰謹

奉靈柩發向故山

或改松楸

敢告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